

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邨王公墓志
銘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義興有純心質行之君子曰俞定所公者與余同鄉舉以學相資益者垂三十年萬曆丁未九月二十有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孫應台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櫬窆於縣湖汊東山之陽手排纘公事行走金陵謁余爲志銘曰先大夫治命也是其可辭按狀公諱霽字時澤定所其別號也封翁珮配

楊氏而舉公時古溪翁琰無子封翁不難割所愛以後之顧葉安人性嚴甚公事之加甚嘗語其子曰吾不至隕墜者得母氏力爲多稍長古溪翁欲授司空城旦家言公意弗屑也發憤受經里中師痛自剋勵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負笈邑中無一力自隨寄跡所親宇下時公業志於道書孔矩二字壁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仰眠壁而又爲惜陰圖記某日行某事接某人有愧于衷臥不帖席讀書自爲程間以事出夜必補之止庵唐公墓而訪

六十金以爲常或曰儒於公非深交柰何若是公
曰昔朱暉感張堪一言輒爲之盡吾亦猶此矣觀
族之窶者若貧而弗竟學者移橐裝振之并爲膏
火資他孀獨之食於公者未可指數特爲祠祀本
生父母而俾其孀長孫躋主之與陸恭人相莊白
首無間長子幼臥病幾不起恭人以嗣續爲憂飾
妾進之公却弗納晚年盜入廬先後所餘俸資爲
盡少選參嶽君又斃人謂公必有不堪者而亦未
嘗過哀一起山東再起江西辭不赴優游林居十

餘年惟與海內名流相切劘如楊復所管東溟鄒南臯顧涇陽同邑則吳安節史玉池兩公或面相對論或筆札相印可於善言善行頽然其頥沛然其從浩浩乎不可以町畦窺也書多所涉而於易獨至晚節不復披覽危坐一室或問公靜功曰學仁而已吾語默仁也動靜仁也造次顛沛仁也更何功之有質疑問業者屢常滿戶外接之不厭人人得所欲而去大氏公爲人清明坦夷中外瑩徹無表暴無城府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望而知其有

道仁人也生平不喜著書門人輩強之爲作四子
解以應所請亦見其崖略矣歿前數月于周孝侯
廟側擬築精舍聚同志發明正學詔來茲未竟而
逝惜哉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
二考古溪翁以公貴封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妣葉
封安人本生父珮母楊移封亦如之配陸氏封恭
人男一士章福建布政司參政與公同舉會魁學
者以爲榮娶吳氏封恭人女二長適邑諸生史文
政以節聞次適武進太學生董鍾瓚孫男一卽應

台邑諸生娶郡諸生萬德緒女孫女一適金壇邑
諸生于玉桂曾孫男三南吉南熹南彭曾孫女三
婚聘皆仕族嗟乎自學失其宗迷沿瞽襲類逐外
而忘反公獨豁然得其指歸可謂難已而謬云契
於余言豈得魚兔而不念筌蹄者耶銘曰

荆南蜿蜒游龍翬畫飛流淙淙篤生醇儒其中聖
遠真人莫逢羣疑衆難塞胸從門入者非宗公起
明經孤童束修抗志自躬一超直入鴻濛下視迷
罔若封稍吐厥緒擊蒙信者若草偃風庸德易知

易從乃知苟難匪功表儀進退屬公廩然威鳳漸
鴻一旦翱翔太空祇遺德音喁喁我作銘章幽宮
千秋有光成虹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
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贈御史容齋金公暨元配汪孺人以萬曆某年某
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矣而墓未有銘至是子侍
御忠士使使再拜稽首以幣狀抵予曰葬之未備
非敢後也有待也頃蒙 上恩二尊人獲封號以

有耀於幽幸子志之微獨爲親榮抑以明吾君
之賜予胡敢辭按狀公諱坤字文載容齋別號也
世居休寧鼓樓村漢有侍中賞晉有金紫光祿太
夫順至公王父巖鎮公富好行其德子積湧公益
積而光大之於是言巨族者推轂金氏而金氏遂
豪新安矣舉子四曰乾曰輔曰弼公其仲也生而
美丰神奇穎凝重異於凡兒爲公車業未就從父
遊皖之宿松時邑人楊侍御守菴見而奇之趣爲
擇師授業越四年補松弟子員自是文名日起而

學益不輟性孝友內至每肄業於松春出歲盡歸
出必誠汪孺人曰母不逮養矣必爲我孝吾父存
吾父必孝吾繼母以寧父心孺人一切體公意甘
毳無不備在松每食必思親所嗜微所乏者重價
購之親督治以致於家父年八十有八而終鄉里
稱能色養者歸焉居恒不問家人產而任俠有氣
好解推衣食人伯兄苦貧予之貲遣蒼頭佐之治
生者數十年兄疾在牀第爲之調湯藥視食飲戴
星來徃者五閱月而兄卒含歛必盡其力二季貧

損橐以助卒亦斂之如伯兄因撫其子若女而爲之婚嫁蓋閭里人無不多公者過小孤至松之汚池見休寧程某丐于途公諭曰觀若貌非長貧者何自墮于此吾道建德山中饒穀而其登飯以枯蚌此固蚌藪也爾肩以往計二蚌升米可易卽一行致數石不難且彼無魚而多茶倘以魚易茶獲且十倍孰與其坐斃也其人唯唯公傾橐一金爲置衣帽又解衣贖五百錢資其行未暇問姓名也越十年公由建德歸一人揚揚騎而來熟胝公下

拜曰翁非嚮之活我者耶公錯愕已悉其故致公
邸中出三十金爲壽公卻之其人跪曰吾以公力
人今起家二千金何論此擅上毛乎公堅辭
如查子身以黃金一兩褐一端以報相與痛飲而
別侍御時隨行問曰此爲誰公曰斯人始貧而今
富人情諱貧不必暴其姓名也其深衷隱厚類如
此鄉人胡某販牛二百過公莊偶與隣人毆其人
前以逋賦遜十載矣會宗人獲而撻之輒自縊宗
人偵販牛者可嫁禍也訟之坐大辟公力證之得

脫胡曰生我者翁也以二十金謝公曰吾豈利若
金者耶卒不受其人銜之不已明年購一驢朱鞍
絲轡系書其背曰胡某報恩夜置於庭而去公追
之不及乃已大抵古俠者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
不伐其功爲史所豔稱然馴行未著也公推孝父
者以及其繼母推愛兄者以及兄之後昆爲人無
疾言遽色訓其子也先行而後文臨財母苟惠流
於窮人率非俠者所能及蓋其所種德遠矣汪孺
人邑人天福女也歸公孝敬慈婉言動必以禮事

舅姑手自辦具瞿瞿懼不稱也事其夫敬如舅而
事繼姑不異所生人尤以爲難始公遊學語之曰
行不踰閩婦節也則守之終身去外家僅僅二里
許不輕一往歲時伏臘相問遺而已初韜子久乃
得侍御兄弟然不以其故少姑息甫離亂卽授之
讀夜則躬績緝以課勵之至夜分乃罷去後有婦
矣猶目視米鹽細碎不肯休自奉無文衣兼珍泊
如也以翁卒絕而蘇者再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因
壹疾後五月而歿痛哉公生嘉靖癸未十二

月二日卒萬曆壬午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孺人
生嘉靖戊子九月二十日卒萬曆癸未三月二十
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卽侍御忠士娶某氏
封孺人次忠任娶某氏忠士前以進士令樂平奏
最爲郡國第一公贈文林郎如子官汪稱孺人至
是遇 詔恩實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一再命皆美
詞嗚呼盛已世非無皎皎之行爲人所稱述然矯
爲盜名身歿而跡章者徃徃有之公夫婦身不越

命六十然行於里閭而惠洽乎親疏修

於宵微而名徹乎黼辰此豈苟然者耶語云斯年樹穀百年樹德天之爲報若取諸寄然有以也夫銘曰

榭榭在山孰棟明堂和氏弗邁荆璞閔藏玉韞川媚木蕃而枝戕戕柱史潛德乃輝聲聞九重錫祉流芬雙玉載瘞連理同墳壘書煌煌穹碑廣隧後有考者其將在是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
銘

比部楊君伯隆舉進士與余同門相善也君所至
有治蹟顧以直忤時婁蹟婁起頃蒞留都席未煖
輒請急歸余問之曰親老矣古有三公不易一日
者予獨無意乎君還甫四月而奉清潭封翁諱蓋
歸自數千里而及呼臯某復躬含斂也不謂非孝
感矣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手次
翁事行而屬余爲志銘余曷辭按狀翁諱珂字克
鳴別號清潭先世江西清江縣人自考雙塘公始
遷綦江其隱德具劉太史水部志狀中雙塘公

生三子翁其仲也幼明悟有器識讀書目數行下
雙塘公知其不凡擇師訓之至傾橐爲修脯資年
十七補邑諸生蚤負雋聲顧性嗜古不屑屑博士
家言以故扼有司者久之至壯乃餽學宮屢試高
等已卯秋比成都丞張公業以其卷薦矣會他房
有氣力者欲額外溢取一人總裁竟割以益之監
臨使者但移檄獎賞一時士論譁然不平翁不以
屑意也下帷攻苦冀一再舉而竟弗售乃壹意進
伯隆兄弟而課之學歲戊辰伯隆連舉有司釋褐

浙之上虞令浦三載以治最封翁文林郎如子官
配王爲孺人 制詞所以褒揚隱德者甚至是歲
翁當以明經起快快不樂就諸弟從旁吏之已翻
然曰吾竟以功名事付之兒曹邪遂具章服北嚮
稽首以其貢讓之次者貽書伯隆勉答 君恩母
以身家爲念伯隆於治行益感勵入爲司空郎行
河泗上已復移清源時播會蹂躪鄉邑翁避地合
陽伯隆聞之倉皇走迎翁偕孺人抵署中久之中
人以權至者意恣甚而伯隆動以法自矩積不相

能構爲蜚語動隣直指使者因被論列得左遷伯
隆亟欲自白翁語之曰古人以無辯止謗第無媿
此心足矣嗟嗟奚爲自是伯隆闇然內修而裊躬
從政乃日益有聞稟翁教也生平內行甚備事父
母以共養篤謹聞迨殍柴瘠踰禮附身若棺者纖
悉靡不慎已乃遍歷岷巖卜兆于龍角山陽期堪
輿家某子甲安厝有日矣顧不至公徬徨無所出
且哭且禱手荷鋤辟土四壁斬然若天設者其人
至則與公所營不爽尺寸人以其爲有神授焉季弟

珮賈而溺於水翁求之七日不獲晝夜號水濱因
爲文禱於神願減已算以贖悲感行路一夕甫交
曉聞空中語曰若弟至矣急披衣出而屍見卒得
斂而歸窆如翁志古云孝弟通於神明不虛耳弟
子撫其二女如已出比長咸爲擇壻嫁之性寬
厚不設城府間挾二奚筍輿輕刀相羊佳山水間
驟值之不知其貴人也卽羸衣草躡無不延納貧
而欲旬段者瑟縮不能自達翁徵其色隨盈詘振
之人人厭所欲而去負者寘不與較郡國守相邑

大夫歲時一謁鄉射之會勉一再赴非是公庭不
一錯趾日閉戶讀書晚年學益進所爲古文詞率
條暢典雅邑之名山勝跡梵宇琳宮屬撰記者十
六七意興所到輒爲詩歌以自娛或譙集賓朋以
棊酒送日而已居恒澹泊自奉伯隆間以綺衣進
一服而篋之不時御也曰吾以惜福耳體貌豐偉
神采蔚然雖年已踰傳而精力矯健無異少壯時
每作字蠅頭細書纏纏千言無所苟能食酒與所
善客飲不丙夜不休伯隆省覲間談金陵佳麗六

朝遺跡意猶勃勃飛動曰吾曩遊恨未盡其勝也
一日蚤起櫛沐進七箸午猶對客咲談不倦漏下
甫就寢聞喉中喀喀有聲王孺人偕子孫環向叩
之未交一語而翁已逝異哉公生嘉靖癸巳十一
月二十四日卒萬曆戊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太孺人王氏子五爲棟卽比部君娶處
士羅芬女封孺人爲梁娶壽官陳嘉言女爲楫娶
蔡恒濟女繼劉槩女爲檄娶封嘉珩女爲相娶故
僉憲羅文蔚子羅允女皆邑諸生女一適諸生封

之唐孫八燁焜烜棟出燁焜梁出燁炳楫出燁檄
出燁輝諸生孫女七曾孫二善慶延慶曾孫女二
婚聘皆仕族夫以翁之材行一當 明天子坐論
作行何所不得志而令其抱璞以老宜翁之不釋
然於懷也晚而寄勝負於一枰溷升沈於百斛區
區世名何足以殫翁目睫而况有令子以竟其志
哉噫可瞑已銘曰

生世而奇若羸也其皆天之委翁羸於才而奇於
身乃又羸於其子大均茫茫與物爲就而仁之有

後則閱百世而同揆蓋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
理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
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
志偉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
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祔食焉未
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
按狀公諱志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崑山弘治中

分隸太倉始占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
暹生江江生和世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某官
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
成人六歲就傳讀書一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
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
師來總學政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師
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
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扞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
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

築精舍造士櫟公主盟公言剴切聞者多警醒常
言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
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
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
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事
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
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
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
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水兵要

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讐千戶某流言本兵將
以水卒充操練私歛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
然不爲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
而已癸酉 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
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
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
陵父歿不歸甚非之以舉主故不欲爲顯諍乃約
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衆
輒疑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補刑部貴州司

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
入以其間訊諸罪人在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
雪地常省其寒饑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戊寅
春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
紙爲貴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
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
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
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
江陵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諭申憲綱請入粵

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
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
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蟻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
旨耳時粵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卽奉撫臺檄出清
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去撫而不主
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
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 旨降調解任
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
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

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時壬午江陵
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
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于冢宰陸公乃
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又有阨
公者乃決意乞歸有 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
跡如埽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麗之以爲利強者攻
之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
利豈不皜然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
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透迤

詞辯遙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
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已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
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
已嗟乎公爲人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衆駭
世譏焉然古君子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蒞之氓
知之鄉曲不知而千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
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距卒享年七十有二配陳
氏封安人子五士珩府學生先卒娶南昌丞周淵
女繼大學計可陳女次珍縣學生娶王國博子大

亮女次士瓏聘上林丞楊士選女次士璞聘湯給
諫子一驥女次士珙未聘女四婿爲吳士文張鳴
陽張世雋朱宗遇皆名族孫六人宗顏州學生宗
曾縣學生宗端宗游宗卜宗思曾孫一正法某年
某月某日珍等奉公柩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銘
曰

宣聖所嘆未見者剛矯矯管公不刊其方我材則
充孰曰不試學探其微孰曰非遂譬之源泉不演
厥流有命在天抑又何尤君神冥冥陟乎太清其

降在此昭之以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罔卿趙公貞甫與余同館意未始不相慕好也已
公尊人司農公來爲南京兆又以公之愛愛余念
公才器當爲國大臣其所建監駮未艾也乃公
已酉五月三日以疾逝聞者無不相驚悼有云亾
之歎云司農公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
阡而以吳太史狀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
諱標字貞甫世居解之南扶東里曾祖諱景德贈

南戶部右侍郎曾祖母楊氏贈淑人祖諱良臣祖母王氏贈如曾祖父母父諱欽湯卽司農公母陳氏封恭人累贈淑人少卽穎敏秀俊異常兒就塾師課讀喜古文辭年十六補運司博士弟子明年餼學宮試輒冠其曹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子授江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冊立東宮劾太常卿徐元春罷之己丑丁陳淑人艱服除改浙江道御史疏三上皆關國體八月以直指如真定始至卽論去郡邑吏貪墨者數人無

不人人惴恐相戒有望風解印去者癸巳予告丁酉除河南道御史上言時政以詔旨不信上下不交臣節不振人情不安爲四大患識者躋之是年如蜀庚子如齊故事使者多自嚴重卽藩臬大寮無敢關說者公輒與叩便宜及吏廉貪豪猾狀亾所不領吐參伍而行之同心相濟之勝前此亾有也蜀人采木至冷磧以夷梗道棄之糜金錢十數萬而折算之議復爲起曹格官民相顧錯愕公悉心擘畫所疏徙遺杉酌收解議留濟禁僞牒明

舉刺覈加派定銷算皆得請兩川之困稍稍息肩
矣而播事起勢張甚焚掠無虛日經略徂撫議泄
泄諱言兵公力陳應龍當勅狀而以三策上曰防
曰餉曰戰賊所出入要害當增置參遊若而人犄
之角之惟大將聽而餉者兵之命也惟是東征之
餽自益出者若干緡若歲賦于陝者若干緡可議
留也徃滇急大農索之蜀今蜀急當仍索之滇總
之得緡數十萬而委督臣以楚蜀貴之精卒壓境
軍馬募敢力深入者爲前鋒而多縱反間離其黨

令縛賊自贖勢必聽當是時公疏且十七上頃之
遼陝之賦不行金錢自滇歸者二十萬用能享士
秣馬馘逆會於深谿絕崗之中不失尺寸皆公本
謀也自是俘其首亂數十人獻俘 闕下餘黨咸
帖服或鳥獸散蜀若更生而其之東也會歲大侵
青兗間道殣相望公盡發贖錢以賑不繼則益糝
庫庾之伏鎗量口而給所全活甚衆自鑛稅之興
貂璫藉以牟利而陳增者尤橫片紙告密巷無居
人中貴之裔孫士弘者請以曹州祖地八百畝爲

縣官別墅實民間產也公亟抗疏諫罷之而露章
數增罪及鑛稅之害三語甚切至章雖寢不報而
其人亦稍稍戢矣壬寅司農公爲南京兆公例遷
尚寶少卿癸卯典河南鄉試所識拔後多知名是
年秋晉本司卿尋遷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
少卿視太常篆請補寺僚至再而司馬序播事以
公謀斷功進一級丙午冬遷太僕卿督夷館如故
丁未 皇長孫生上 慈聖皇太后徽號用單
恩進王父以下階而孫孺人稱淑人且任子矣戊

中冊封 益藩禮成而退餽贈無所受公素孝所
事二尊人齋栗志養卽燕吳數千里心無日不在
子舍也 以使事覲司農公江干鞠踞稱觴者累日
其去之也泣下霑襟初公善食酒事號輒游酒人
間不醉不止久之貌稍瘠司農公遺書戒之公瞿
然爲之止會有少子之殤瘠益甚還里數月頭瘍
作主爵者推轂豫州幕府惟公宜公上使節乞休
沐無何而捐館舍矣距生嘉靖乙丑十二月二十
六日年僅四十有五惜哉公美姿容眉目如畫居

恒慷慨多大節然而見人小過輒覆匿之不使聞
視政蠹民隱如疾痛在身必爬梳之乃已所至以
一牘自隨咨當世之賢不肖而慎叅決之所舉刺
人靡間言以此平生尤慎刑獄行蜀部籍酷吏趙
以俊罪狀劾遣之躬親爰書至夜分不寐平反大
辟前後至二百餘人於季友愛特至卽羣從兄弟
咸共橐中裝嘗念司農公守鳳翔班俸錢三族之
貧者公師其意宗黨交遊以婚葬待者數十人以
舉火待者數十家乃至申明枉結以無失孝廉胄

于文學者又十數輩稱力而施多所周恤六籍諸
子史靡所不該覽於左馬漆園李杜孟王諸家言
尤習奏議好陸宣公乃至一隸一草人皆藏去以
爲榮可謂彬彬質有其文已乃公所自期與天下
所期公者皆靳焉而未盡效語云長算不如短造
信夫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孫淑人太常
少卿維清女子四長贈孫出太學生娶叅政鄭國
俊女次暉次暉次某女一許嫁中牟令張應昌子
鳳俱側室出銘曰

中條榮河鬱鬱山川產非物寶惟士之賢詞館蜚
英讜言正色有懷舉陳彌縫袞闕亦持繡斧戢暴
師戎貂璫斂手鬼方來同汲綆千尋其深未盡胡
材之豐而齎於命解梁之原有崇其墳太史作銘
以耀後昆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曩余友潘去華負人倫鑒其於世聞人鮮許可而
獨稱石梁趙公不置余意其人蓋清真寡欲超然
埃壙之外矣而夷考其行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公

以書眉甲辰閏九月九日卒於京邸 上聞之
悼賜諭祭一壇命有司置傳以歸某年某月某日
葬三河前村山之原矣至是公子弘勳以中表司
李鄭君狀詣余請志銘余夙嚮往公其奚辭按狀
公諱崇善字伯兼學者稱石梁先生系出宋清獻
公後有諱某者爲蘭谿尉遂家焉七傳爲梅莊公
諱懷謹以公貴贈如其官配郭恭人而生公幼端
重不妄言笑屹屹負巨人志十歲能屬文十七游
膠庠輒有抗心希古之意丙寅丁外艱毀瘠骨立

治喪戚易咸備坐是幾廢公車業一日竦然曰舍
顯揚曷以報吾親益感奮淬厲於學讀書獅山茆
亭陋甚四無居隣雪夜有虎咆哮戶外勢甚悍而
擁襪讀自如丙子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婺源令
下車謁 廟諸生講時習章公曰某來樂與諸君
學幸終始以君子相砥礪至人知與否某不敢知
得諸君爲知己足矣尋徧訪高行折節下之退食
不入私室昕夕與衿紳談性學霏霏若吐芬屑曰
此余治心術也嘗念善爲理者不欲擾獄市而何

藉吾巧爲其居官取文無害而已不爲文深苛細
舉行鄉約壹以身率之朔望集紫陽書院與士大
夫討論孔子遺言已讀法爲士庶規已揖耆艾而
問之某鄉俗何若某善惡何若某有訟而下之與
論何若就是時決事人人冷然濯以清風也鷲相
在事議毀書院時福山紫陽在議中而有力者且
據福山自占公復之爲石林精舍單車野服集諸
生講授不輟每月兩課稅捐俸稍爲楮墨資舉鄉
飲酒禮賓介必廉其行實至日躬逆之與者率質

行布衣虛懷乞言不徒奉爲故事也婺歙二邑爭
絲絹之徑寔久朝命索豪右急意有所指公毅然
執對大吏不能屈而止郡將徐以嚴治屬吏奔走
脇息公一奉職無所徇徐不悅久之乃大稱服曰
幾失一賢者會行履畝法公擇其敏而不欺者勞
以卮酒曰毋相負事竣溢於額乃排其議均之上
於撫臺撫臺他委覆覈溢什一諸役悉就逮公爭
之不能得迺列其狀于臺竟直公縱諸逮人而以
他事論罷前委者婺之人至今頌之不衰稅契例

解三千有奇餘以充他費時公私乏公獨寘簿請
識以郡印主者收受上之郡邑不與焉或從史公
留此以濟匱公曰是掩耳盜鈴吾不爲也故人有
所請戒勿與通曰不欲以故人得臯百姓嫠產研
墨公再入覲無所攜人有遺公絹帽者匿金冠其
中卽斥之出除夕客過公市肉以進客怪嫠無交
際乎公曰此邑之士大夫能信我也時人以公衙
齋方之僧舍蓋不愧清獻公之世云用治行異等
召戒行而旱走羣望徧禱出粟分賑得雨而後發

老稚前擁而號至車枳不得行久之士民謳吟不已肖像生祀公有嫠婦脫簪珥來助曰吾夫以里役破家迨兒事公費不半菽而後竣恨不刺骨以報也歲例清戎無益而費巨檄下公袖歸私署不以示六曹其敝遂絕于兩造平心決讞吏皆洗手奉法若夫催科絕借支徵解絕那移冊籍絕飛灑種種具在口碑公名不脛而馳至擬於桐鄉之朱邑不啻矣詣闕授四川道御史請告再除山東道上疏明公論正大典伸積寃語多忤執政公不顧

其按遼左也有暫免邊地行刑及勘議功罪考選
軍政改文武職銜諸疏乙酉再請告丁亥丁內艱
結茆墓側若無意于世者禫除姻黨爲勸駕庚寅
北上會文懿公首揆席法當避改尚寶司丞奉

命冊封益淮兩藩晉司少卿抗疏亟 臨御圖治

安及用人馭兵之要癸巳奉 命冊封楚藩再晉

卿疏冊儲備荒及銷鑿致和之道已上備邊要議
是時言人人殊大約非戰則封公堅主守指畫明
析朝鮮亦疏公議可用太宰孫公器之薦太常少

卿提督四夷館公思有以稱塞廼上稽古親賢疏
反覆殆千言不報再請告家食者六年益委心性
命之學居常不異寒素家人數以匱告不應齋中
止一研鬻之以給庚子再起癸卯奉命冊封益

藩甲辰復命凡三銜命臚鞅錯於道而公之

清節在所頌之矣已奉命考譯字生眠其稅爲

殿最請謁一切謝絕公體素癯亾何疾且革友人

詹問石來視疾公猶與之論學不輟一夕自診曰

六脉已絕無煩醫矣頃之正容而逝無一語及他

第謂其子曰吾受國恩未報惟爾曹力學繼先志
諸縉紳會哭於邸檢橐中裝才十數金爲醪金以
贖始克襄事筑筑一子將廣柳以歸惜哉公望實
旦夕且柄用徒以親嫌多自引屏跡田里人以是
高之公遂巡讞弗居也氣度恬夷卽與褊心者遇
無不愧解去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無玩好無勝
侍一室中惟圖書茶竈蒲團香几而已入官歷年
於祖遺田六十畝無少益同志過從一肉卮酒共
談客去揜關宴坐凝塵滿席湛如也居恒無一函

入政府一字入公庭以爲常已丑歲侵衆嗷嗷待
哺有謀居間者篋銀器數事至公正色麾之一時
知交肅然而至急人之急則踰於己永康楊某鬻
妻償宿逋且請爲役公憐而解橐裝贖其妻令攜
歸不責其券此類公絕不以語人人亦罕知者事
母夫人志物兼備晨昏定省終其身任婆六載田
租悉歸之弟且歲割俸與之撫其子如已出也性
不好上人而言笑取予毫不以假雖卑幼見之必
肅衣冠朔望謁祖廟畢必率子弟詣尊長致敬而

退非祭饗不殺牲雖肖翹之物不忍傷焉聞涉內
典曰取其空寂澹泊與吾儒合蓋以證此心耳卒
之日邑以鄉賢祀而婺亦祠之名宦無間言距生
嘉靖壬寅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元配蔣氏
封孺人再封恭人女一適諸生章應科子二弘文
娶舒弘勳娶祝孫男五世昌世衡世兆世珽文出
世揆勳出嗟乎當世之欲爲完人者多割意榮塗
以隱約信其志卽貴而至公卿亦必時躋時起與
毀譽錯而僅僅得完公仕宦踰三十年巖居者強

半然非以引退爲名高也論其平生居家爲貞士
牧民爲循吏立朝爲蓋臣而摠之壹稟於學卒之
勢不能緇讒不能間豈其所遭際然哉公之所養
者深矣銘曰

世之學道以言爲身反躬多闕筆舌是陳公之學
道以身爲言或出或處惟禮之閑攘攘而往如輻
斯湊不畜而施何以大受時雖公推公不時卽衆
趨明避先義後得如珠媚淵如玉潤山名德方升
胡往不還蘭陰之原有銘揭揭岸谷可遷斯銘不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邨王公墓志

銘

起曹王君演疇余南宮所遴士也前令嶺南之海陽滿其考三年以績上吏部覈其績以聞於是起曹之父錫圭贈海陽令母歐陽氏爲孺人中書撰制詞代王言垂寵錫焉蓋稱贈公者數年往矣演疇今歲冬復以起曹最奏司功主上恩命當再至室中之主易以新題而焚制書之副於墓

可且夕跂也演疇乃排纘贈公事行屬余爲志銘
以待余曷辭按狀贈公字子信別號少邨系出王
子晉之後至唐司馬大獻公第八子思謙由祁門
遷建德宋祥符永一公又遷彭澤遂定居焉國初
永芳公出繼劉氏姑以次子貴贈按察司副使永
芳生景文景文生德珣德珣生滙滙生栢貢爲太
學生五世皆冒劉姓栢生應斗是爲石壇公復故
姓生子諸生一鶚一鸚生贈公石壇公爲山東學
職公從如山東讀書衙齋石壇公見公敏而恪大

器之曰此千里駒也爲博士家言業斐然矣而父
凶問至倉皇奔歸慟幾絕喪葬咸庀時家日落因
棄經生業轉販營什一爲養母計坐餘艘中手不
釋卷嘗曰此吾所樂不獨爲羔鴈計耳以其羨規
爲子母息宛轉佐歲而好施予赴人之急嚴氏子
旅歿不收心哀之爲調棺斂經紀歸葬族中貧者
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歿知交待以舉火者
若而家至耗其橐裝不顧會石壇公歸譜事大興
宣歙諸宗雲集漿酒肉炙若流皆公主之譜以克

成有世父爲讐陷重獄公奮身代之訴方獄急世父驟鬻其田多與公田錯售者故難之欲併券乃可公慨然曰世父待此以死生於吾田奚有遂合券授之而以其直併歸世父其好爲德皆此類也石壇公病公視藥不解帶者且而歲疾良已乃復賈於吳亾何石壇公疾作竟卒公曰天乎使孤兩世而不得視飯舍也哀毀甚當是時演疇斬斬見頭角矣公拊之曰不食吾王父祝者非是兒也耶何必我讓書至分夜不倦且舉先訓戒曰孺子其

母忘曾大父之志光復王姓其以昌吾宗望後之
人也乃延南昌魏先生爲之師居歲餘魏止於家
不來復遣之就學南昌演疇戀戀不能去公固趣
之曰古有千里負笈者非人也邪何無丈夫志也
行未幾公暴得疾卒演疇聞訃日夜奔馳哭踊兩
目爲損已念遺訓攻苦力學以元宗自矢至壬辰
舉進士歷二邑至今官卒蒙 恩命讐公志云生
嘉靖辛卯某月某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某日享年
四十有五子三長卽演疇配下氏封孺人次演祚

配譙氏次演圖配陶氏葬邑大隴改葬太平坂之
原負辛向乙嗟乎贈公以子貴不爲異恩然惟公
含醇蹈義愛而能勞以有厥子演疇飭躬厲官揚
於王庭以知有厥父 明主錄勞閔孝褒及幽遠
不遺所自以逮有 恩命是皆不可無書銘曰

士有隱德約略備之其於世福所值者奇譬之良
農鑣菘甫施是刈是穫壹以俟時詒謀孔臧奕世
乃競生雖有涯榮則未竟有來皇皇 王三錫命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余舉於鄉實與公同籍主者爲鄞汪先生得公卷
大奇之拔爲第六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
莫不聞卒之視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筭拔而
世亦因被汪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
秋終於家子文明持狀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曷
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別號正屏先爲洛
陽人曾祖英始遷爲亳人英生杞杞生虎山世力
農有隱德虎山公舉子三公其中子也生而端凝
不與羣兒偶八歲遇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

後圃端拜若營護狀人心儀公非凡器矣澤州孟公守亳試公文置之首補諸生家食貧受徒以給兩尊人甲子試楚耿先生所曰夫夫也江以北蓋無兩者是年果冠其曹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砥州郡欲一望其顏色莫能得也別駕孫視州篆來訪見公居隘欲爲廣之公遜謝乃止丁丑舉進士得豐城令豐城巖邑也民苦煩苛公持法堅而以禮化其俗聽斷無留獄鞠訊自赴無招保檀銀自投無奇羨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所賞識

多得僞無不服公之鑒者壬午將入覲適母訃至
公一痛幾絕倉皇垂橐歸邑人爲祠生祀公抵家
杜門讀禮交際盡廢服闋北上以治最選刑科給
事中疏言治河恤軍二事 上可其議故事省中
疏先白政府公曰儻關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言
耶竟以是與政府左市歲而出爲浙海防僉事公
輅車所至風清弊絕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
公與約兩日當有應公精禱於關祠是夜雨隨澍
上虞令蔡叔達者爲鄉豪金柱輩所持奉 旨鞠

問所爲居間者萬方公不顧曰吾知有三尺耳金
卒伏罪大學士潘公晟子復泰幼悍僕與內戚構
擯於外公置構禍者於理而入其子潘得有後者
公力也晉四川叅議所轄烏撒土官多悍戾相讐
殺公力禁止至於清驛傳追積逋正風俗蜀人至
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爲
臨洮行糧介胄士馬一時緝補以數千計火落赤
延安之警卒倚辦焉再晉隴西叅政議劉公敏寬
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興革皆去敝安民之

要治邊關萬里險阻亾所避討松山所捕斬甚衆捷聞賜金幣加俸一級一時同事者多致開府公僅進粵西總憲人曰幸少委蛇得大展公曰有義命在吾不知其他持法廩廩無少徇揚中丞芳疏稱判如山門如水蓋實錄云旋晉右布政分守蒼梧徃人與編民閔跳梁甚咸議移兵以討公但遣一幹吏諭之徃人盡伏辜所全活節省者不訾思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部署其事轉輸亾乏兩臺因檄公監軍時暑雨瘴厲人爲公危公

出其不虞尅日而抵太平賊聞之氣奪公諭以脅
從罔治之意降者三萬四千人逆佑自裁斬獲八
十級獻馘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
而經費無幾皆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藩祿
邊餉積弊一清乃直指難公伉直欲指議公而無
其端輒以老聞吏部方擬調而公拂衣歸矣歸日
絕口不及時事常語諸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
枉一事私一錢凡歷任不爲前人玷不爲後人危
爾曹識之性儉朴敝衣糲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

急必爲盡力孀姊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
時積脩脯置少田宅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
歿賴之友人支守教貧而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俾
爲支後故人侯某嘗窘公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
公顧時時周其匱人尤以爲難里中待公舉火者
數十家故其歿州人思之不置弟子員羣然請祀
之瞽宗則公之感深也公淵停山峙音吐如洪鍾
守已不侵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渥執法不漏一毛
而權以濟變則通故居鄉足以礪俗蒞官足以起

敝自牽絲入仕四拜鹽書秩躋二品卽未盡柄用而不爲不遭巳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曆戊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祖父俱贈如公官祖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元配劉繼王俱贈夫人先公卒側室王三子長文明光祿寺署丞娶壽官王汝礪女劉出次文幟廩生娶工部郎中王三聘女次文友庠生娶休寧簿劉宗賢女王出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高建中次適支太美繼王出孫男十天賜文明出天胤天水天慶天祚天開天祺文幟出天

孫天符天壽文友出孫女四俱幼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某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其貌峩然尊嚴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拊循楚蜀彈壓粵秦大電清霜以布陽春干櫓禮義韜鈴書詩馬人龍戶松嶺羅施辱者懷惠黠惕其威功成身退求多奚爲譙城之郊有丘穹窿樹檟焚如輔之梓松千秋冥冥往卽爾宮以保子孫俾熾而豐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許生吳儒從余久其人余畏友也生族自唐宋以來居上元之張村余故識其家於生世父懷泉隱君尤習歲時上先人家君必勞苦飲食之班荆坐談良久乃去頃萬曆丙午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之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手吳儒所爲狀來乞銘余曷辭君諱承謙字涵卿懷泉其別號也先世代有聞人諱大成者生洪武初實拓其業八傳而生顯文顯文以端謹表於鄉生子淳君父也君生孝友敦厚十歲與吳儒讀書至論

語翁子章儼然作曰孝弟六者非吾黨今日事乎
卽以質伯兄而蘄繹其義伯兄吳儒父蒲塘蓋雅
聞學於鄒東廓先生者也一一開示君深契於心
又問六事行之不盡何謂餘力兄曰六事得之自
然不待勉強故曰餘力所謂從容中道也君得從
容一語佩之終身卽倥忽中必以此自驗故居常
若無事然父早逝家秉握之兩世父君率諸從曰
以耕讀相黽勉事母備極色養食嘗食疾嘗藥母
少寡而忘嫠居之苦恃有君也父事兩世父事世

母無間於其母，何母及世父母，繼歿居喪戚易兩至，人以爲難。先是同居者三世，食指日繁，不得已而析箸，田園恣兄弟所擇，而自取瘠者，尋以徑賦繁興，產中落，乃聚族而謀，纖畜力作，垂二十年，稍稍還其舊觀。里中多嘆服。君爲亢宗子矣。謂治生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買田數頃，歲課僮力，耕以給公上，而食其餘。所入數倍，徒常農生，平無他好。獨語及孝弟仁義，則亶亶不倦。督子嚴甚，常令聞正言，見正事。凡被服食飲居處，研席率軌於正。

羣從中游惰者厲色相戒力田者助之耕歲儉貧
交踈昆弟所須不謁而獲顧退然不敢任德也有
負責而議鬻妻與產以償者曰若涵卿吾不忍負
也君聞之讓曰誰相迫者乃爲此傷心事乎亟裂
券付之鄉人有訟君杯酒中微言解之無不爽然
失者橋梁道路佛宇玄祠繕脩者比比疾革語不
及他獨勅其子曰族有田去而丁賦存者催科一
至轉徙無所吾甚念之能割我遺田歲爲代輸吾
目瞑矣故君疾而人爲奔走禱祠聞其沒而弔者

相望巷哭者聲相聞嗚呼賢已距其生嘉靖己亥
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子二長卽之
岳國子生娶李氏繼王氏次之光娶潘氏孫四者
昌繼昌永昌岳出必昌光出余重君行誼而傷游
從之難再也強爲之銘曰

勤乃集節不嗟取非豐及者賒惠迪吉報匪遐康
乃躬大厥家銘有實昭無涯

茂才李君庸卿旣配金碩人今葬墓志銘

李君庸卿諱時珍籍山東日照縣配金碩人同縣

諸生金某女君先世家密州勝國時自密而徙日照也自諱鮮者始鮮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生玉世力農玉生鸞字應治始詣縣受博士業仕爲唐縣教諭娶尚氏姜氏姜氏則君母也君事尚如姜尚疾篤謹奉之以孝聞已喪父哭幾滅性已二母繼喪則與配金拮据襄事戚易備至不敢以貧委也始教諭公自唐歸有盜來執之君急呼曰金在我無與吾父盜執君君與之金四十盜曰若富人也而金止此耶君輒出教諭手籍示之盜曰

此公讐誤我公信人也乃挾君送郭外則謂曰若當從某路歸從某路則讐伺若殺之矣卒如盜戒得脫碩人於是脫簪珥具脯贄從博士馮先生受春秋業日進於是試高等餼學官名右諸生間矣一切生產作業碩人治之不以煩君而家乃漸饒君性好施始猶難碩人碩人曰豈君獨爲義也而爲憇憇之以故爲德於鄉益力是時里民避苛令引而之他者數百人比編審僅餘君若里正兩人耳君則招閒民耕所遺荒田待之而使使出贛榆

忻州勸族人以歸許其貸均徃地糧不責子錢族人稍稍歸又推以貸里中民里中民亦無不歸者同社登版者驟益四百餘人今語及君無不人人感泣也歲戊子大侵賦不及額者縣逮之無饋食者君出橐金設粥舖之而活者衆他則出積粟賑之約以秋成償於是活者益衆君端謹寡言笑爲文簡而有法乃五試不售第以行誼爲部使者所賞識且旌其門亾何竟前歿賴碩人經紀之家以不衰先是碩人生子女十人皆夭歎曰可不爲李

氏一綫地耶則爲君置貳王若潘逮潘舉子森王
舉子蕃君且五十矣潘又先卒碩人撫二子不啻
已出者是時長者十三歲少者八歲耳碩人爲延
師除舍治旨脩醪餉相繼二子皆踔發善屬文卒
能讐君志者以此久之城工興碩人則豫輸斲萬
以助令大喜加禮李母蠲其雜徭而產不以役破
矣會豪橫者思中二子也誣以夤緣爲諸生而令
亦以此規賄森不平欲質諸郡母曰止彼以利吾
財耳若質之則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橐二百金

予令郡守廉知之欲奪金還李母誠二子曰若心
迹白矣曷以金爲卒辭亡有不欲爲令詎病也居
恒教二子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數邑中某成某敗
悉以兄弟故爲之泣下於宗戚中時時問所欲必
使滿視繼母兄弟與母兄弟同人益以此賢重李
母云晚節二子分日以養所娛悅之者百端以稍
留須臾爲快吁此可以知碩人矣君生嘉靖癸巳
十二月十七日卒萬曆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年五
十有七碩人生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卒萬曆己酉

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森縣諸生娶澤州知州
申其學女生孫男一天啓孫女一蕃舉人娶保定
府通判厲汝行女生孫男二天相天贊孫女一君
以壬辰歲葬宅西考山之原至是二子奉碩人櫬
啓其兆而祔焉蕃乃手創事行請余爲志銘嗟乎
士不歸厚女有爽德久矣如君夫婦者其生子凌
跨時曹拓光先葉固天所以報也銘曰

恡者嗇財伎者嫉美毀人自成其流比比疇能推
仁身後人先趙熹振困樊姬進賢故弗遭而遭世

必荷其澤亾子而子神必福其謙嗚呼考山有墳
雙玉之藏太史銘之百世其無傷

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余曩與王公德履同朝日相過從無厭也余歸田
久每憶當世長者輒首屈指公而今已矣子知充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持學憲韓君仲
雍狀來乞銘曰治命也余讀狀甚覈而文乃參所
見聞而志之公諱守素字德履別號帶河系出太
原其先有百歲翁者居石湫里爲溧水始遷祖再

傳良森公像像生雙塘公龕是爲公父二世俱贈
光祿寺卿祖妣李氏母趙氏俱贈淑人公兒時性
不好弄言笑儼如成人甫爲制義衆推其才藻庚
午舉應天鄉試分校者擬爲第一人會主司意有
他屬欲置之公卷自至几者數四始相顧愕眙曰
豈其世有隱德耶更閱而奇之置第七丁丑喪趙
淑人公哀毀骨立讀禮暇與里中士研味名理學
奇進庚辰成進士授杭州李杭劇郡訟許蜩集力
爲振刷之有張尚書勳族子爭嗣歷諸李嫌不敢

問公據法立斷而人人厭服公矣浙有虎而喙者
爲督撫溫公所厚公發之督撫力爲辯雪公侃侃
歷數罪狀溫無以奪也已乃改容謝公公之不畏
強禦溫不終庇私人聞者兩賢之先是杭兵民變
繼起當事惴恐不敢發兩臺驟用公謀洵洵者乃
有定而公亦被金綺之賜又獄失劇盜五人公謀
於守曰盜鎮撫某所禽頃以失伍得長繫與盜相
熟識也曷令其以功贖乎守破械遣之而五人旋
獲壬午乙酉兩同考浙闈舉十八人所得才士人

盛於他時旋承雙塘公訃奔歸己丑卒喪司李保定益任職無害銓曹徵茂異補給事中御史牘首公而章上竟刊去蓋當道者以私郤搯之也尋晉禮部主客司主事五載歷員外郎郎中會島夷躡朝鮮挾求封貢廷議多欲徇之者公從告急使刺得其要疏爭曰清正假道屬國冀窺我藩彼以勝兵據險未有所害也而匿形請和其詐不可聽平酋專夷政久內亂且作師老必自去母聽便御史大夫孫公望臨一時少所可見公疏器之復探得

內召不果故內益不平久之孫爲宰乃調爲其屬
稽勳郎由他部郎調吏部 今上來財兩見蓋異
數也已徙驗封一年主考功君精強於職時時佐
其長有所推轂退而見其人澹若無意者其慎密
皆此類已調文選不得 旨以南太僕少卿行三
年改北太僕歷左右通政庚子轉光祿寺卿 東
朝冊立與 諸王冠婚相繼 皇長孫誕生再上
聖母徽號及他告 廟飲至皆非常典禮取給大
官者不訾公拮据程會令史胥不得巧穴中人不

得橫索而事賴以濟然自是用益詘公於壺殮月
溢而不度者什器旬進而不出者行戶日供而不
盡得直者言於上得有所裁覈優假官私均藉
焉僚屬有所條畫減損過當者公宛爲調劑令得
見其長九年之中庖政不見跡而理當是時公名
重朝廷間乃婁推巡撫少司徒南少司馬率不報
戊申言者欲撫公他事不得謂公於中丞不宜公
笑曰吾不宜中丞顧宜光祿耶立上書請解職朝
賢自太宰而下挽留者屢滿戶外公不顧章十七

上始得允公還登太山觀日初出摩蕩雲海間意甚適謁闕里撫先聖手植檜徘徊不能去抵家聚族黨置酒高會語衆曰吾日偃僂金馬門孰若與爾曹杯詠樂也可四月所而公寢疾不能起悲夫余憶公司李時去諸生亡幾耳而籌兵民之變瞭如列眉藉令盡其施用功業可勝道哉乃一尼於內召再尼於典銓終尼於中丞侍中公蓋有以自守顧其事秘人罕知者狀言公耻涉迹當途而不欲顯示崖異爲名高以故人習其厚謹而鮮知其

介特篤論哉余雅推公長者以此事雙塘公以孝
稱痛母趙不逮養每捧 綸誥泣未嘗不沾衣也

念伯兄蚤逝撫遺孤四人室之婚之延師以就其
業他所收族振貧不可指數欲飭宗祠纂譜牒病
未果臨終屬二子成其志云生嘉靖乙巳十二月
十九日卒萬曆庚戌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六
配武氏封淑人子二長知益太學生後公三月卒
聚徐氏次卽知充官生聚陳氏女三一適當塗諸
生孫承順一適太學生武光冊一側室牛氏出字

高淳諸生張司揆孫五弘美弘居弘祐益出弘朗
弘輿充出孫女四長適武光京餘未字銘曰

維古名卿誠與才合臣鵠乃立公起明經以冠惠
文佐二千石出我老謀戡定寇亂億衆脅息晉典
屬國島夷有求繩其不遁入領銓司簡要清通以
古自力正僕納言在所有聞聲中其實 帝曰爾
才進之勳卿大庖是飭一任九載上承下戢勞勩
鮮匹滿書三上浴沐袞褒三世同錫念力不任骸
骨爲請 帝所閱識馳驛而南曰賢大夫萬口嘖

嘖公勤有年歸田幾時遽返真宅士生顯榮歿則
已焉公際其特璽書煌煌秩祀自天恩禮靡忒有
墓在原山回水紆靈氣攸集我作銘詩久而不磨
過者必式